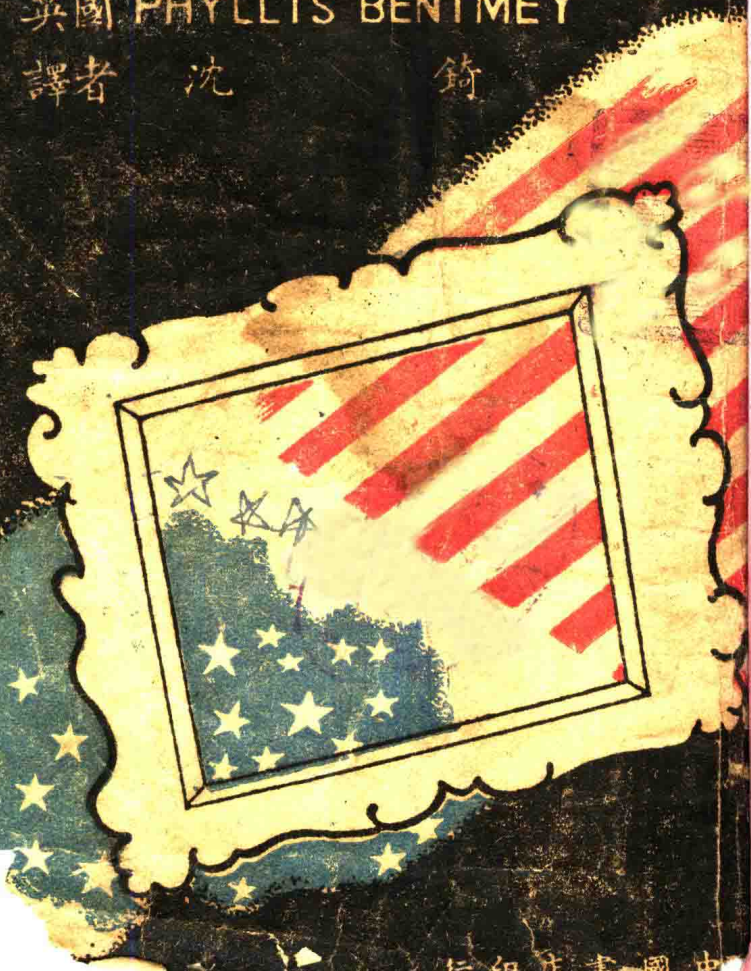


美國內幕

英國 PHYLIS BENTMEY

譯者 沈 鐸



美 國 內 幕

英國PHYLLIS BENMEY著

譯者 沈 鎬

中 國 書 店 印 行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初五

書 叢 際 國

美 國 內 幕

版 權 所 有 • 翻 印 必 究

原 著 者

英 國

PHYL.

BENTON

姐

譯 者

沈

錦

發 行 人

王

冠

英

發 行 所

中 國 書 店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重慶民生路六十四號

印 刷 者

中 國 書 店 重 慶 印 刷 廠

定 價 每 冊 國 幣 十 二 元

中國書店股份有

新書預告

今日之

陳立夫著

法學通論

王冠英
林振鏞 編著

印度問題

蔣君章著

兒童讀物

王冠英
王平陵 主編

共五十二冊

美國內幕

英國朋特萊女士著
沈 鈺 譯

目 錄

第一章	阿美利加是一片大陸	一
第二章	這塊大陸原是殖民地	一五
第三章	殖民地變成了自由洲	二七
第四章	『向西走，青年人！』	三六
第五章	自由的新生	四一
第六章	錢，機器，人	四四

第七章	幾個近代的阿美利加.....	七三
第八章	美國的理想.....	八四
第九章	阿美利加的家庭生活.....	一〇〇
第十章	美國與戰爭.....	一一四
附錄	羅斯福傳.....	一二九
	威爾遜傳.....	一三七

第一章 阿美利加是一片大陸

一位當代的美國詩人麥克萊希 (Archibald MacLeish) 在提到『阿美利加』時寫過下面這兩句詩句：

『阿美利加既不是一塊陸地，亦不是一個民族；它是一個字的形態，一陣風的拂吹……做一個阿美利加人，確是一件古怪的事情。』

對於一個不知道阿美利加的歐洲人，則初初看來，古怪的事情似乎倒是：像美國占據着的那樣龐大而一望無際的乾土莽原，所得的定義却不是一塊陸地；還有一羣承認同一政府的一萬萬三千萬人民，不算一個民族——這真古怪得足以引起一種銳利的好奇心，促進了一種急迫的調查。麥克萊希的詩句，亦使我們記起了任何這一類調查的適當路線，一個國家的產生，是由于它的土地和它的民族，它的環境和它的遺傳，它的地理和它的歷史，這在美國是如此，在別的國家亦是如此，也許在美國更見如此，因為它的全部歷史，它的理想，它的

國格，可以說都是建立在它的地理上，而尤其是建立于它的幅員和地位上的。

北美洲的極北部份，形成了圍繞北次洋的環形土地之一部，因此與歐亞兩洲的極北部份就相隔不遠，但在它比較易于居住的部分，則隔大西洋距歐洲約三千哩，隔太平洋距亞洲約四千五百哩，所以它距歐洲人口稠密的部分，比距亞洲人口稠密的地方為近，這一點就可以說明美洲的發現和殖民，何以完全來自歐洲而非來自亞洲的道理了，但亦還有一個更深一層的理由，那是在歐洲人的主要性格之中，歐洲的精神，正如馬達里亞加 (Sanor de madagascar) 所說的，是走出去開闊眼界——而亞洲的精神則是就在家裏考慮，因此阿美利加就成了歐洲而不是亞洲的繁衍地。

大西洋在想像中是一片波濤洶湧的海，但大西洋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洋，它所包括各地帶中，幾乎每一種不同的氣候都有，不必詳細提到風向和潮流，大概可以說貿易風從卡納萊羣島 (Canaries) 附近的緯度吹向西，而反貿易風則從更遠的北方吹向東，因此對於帆船，在歐洲與北美之間的三角形路線，乃是很自然而容易走的，從南到北的美國東海岸，便是這個三角形的一邊。在後來的商業發展中，在美國極南與極北各州的關係上，在樹立奴隸制度時，甚至在內戰期間，這一點都發生過重要的作用，以蒸汽或石油為動力的船，當然可以不顧

風向，所以現在英國的郵船到美國來，常常經過一般劇烈幸而極短的頭簷，背着風向和北方海路上涵湧寒冷的波濤而來。

走此路來的旅客，如果他的旅行或事情需要經歷美國各州，則他所得的不解的印象，便是大陸的龐大，美國是一塊略成長方形的大陸地，東西之間較長的兩邊約為三千哩，南北之間較短的兩邊約為一千五百哩，在這長方形內，約有三百萬方哩的領土，為比較起見，讓我再提一提英格蘭最長的部分約為四百三十哩，較寬的部分三百七十哩，共合五萬一千方哩的領土，現在美國有四十八州，其中之一的加里福尼亞，幾乎與英格蘭加上威爾斯的三倍恰恰相等，但加里福尼亞在谷州中亦並不是特別大的一州，我們看一看美國地圖便可以知道，不過統計數字決不能如親身經歷那樣能使人相信，所以我記下了下面這一段故事：坐火車從紐約到舊金山的旅程，需要五天四夜，有一次我因為還有三十六小時的火車旅程，就沒有停下來巡禮「大康洋」(The Grand Canyon)——「哩深的哥羅拉多河床，手是而受到了鬥人的責備，我的同伴譴責地說：『你走得那樣近還不去看看，真是傻瓜，』在近代的美國人看來，距倫敦二百哩的我的故鄉約克郡，實際上只是首都的附郊，而在更大和更荒涼的歐州中，人們常常很高興驅車到一百哩以外去聽一次演講的。

在美國，許多地方的莽漠地形，幾乎具備着完全一樣的特徵，一個人旅行了一整天，晚上睡了而火車還是通夜開着，第二天又是旅行一整天，面前依舊是同樣紅色的土壤與松樹，或者是同樣起伏而長着玉蜀黍的草原。

這種遼遠的距離，已經使美國人成了我們所習知的『環球旅行者』；一個美國人。真的很難相信那末許多利益，可以擠在像歐洲那末渺小的空間中；他要奮起遠離，走遍他料想是單調的哩程。旅行在美國有極精密的組織，車站都像是近代的大禮拜堂，以玻璃和石頭築成，漆漆閃亮，空氣流通，有各種各樣的舒適與享受設備，因之當氣候已經很壞的一次長途旅行中，我常常在一個車站化上幾乎一天，而毫無任何拘束的感覺；火車車廂很大，是橄欖綠色的怪物，鈴聲叮鏗，車頭燈光極亮，魔鬼般地滾過廣大的原野而到『四方各點』，載着旅客在車上食，宿，有時甚至還洗潔理髮，其對於美國人的刺激，正如輪船對於英國人一樣，在華爾夫(Thomas Wolfe)氏的小說『時間與河流』(Of Time and the River)中，有關於鐵路旅行的現歷描寫，就寫出了這一點，鐵路是與美國人分不開的一種情感，任何人如和我一樣會聽到過賓夕爾伐尼亞州一位大學教授帶着多情的癖好，和着六絃琴而唱起司機瓊斯(Carey Jones)的小調時，那就可以了解旅行實在是美國民俗的基礎。而旅行者不問是騎馬，駕小艇

，坐有蓬的貨車，乘火車或飛機（例如林白），亦就成了它的民族英雄。

因此在美國，每一件事情是大規模的，每一件事情是廣闊的，無限的土地，成堆的這種自由之地，在幅員與過量方面的愉快等等之感覺，都自動地在國民性的無數象徵中顯示出來。

在北美洲的地理上，有四大特徵，和在那裏的其他事情一樣，它們也都很龐大，而且是所謂過量的。

第一個特徵，便是山脈爬過了大陸的西岸，從阿拉斯加一直延展到中美洲（繼續到南美洲的西岸），這就是我們現在所謂洛磯山脈。我想此山綿延一共約有九千哩至一萬哩之長，在美國境內，山勢最高，環抱着一段略帶弧形的腹地，山峯高處，有的達一萬五千呎；（雪線為三、五七〇呎），山脊、橫嶺，和一塊沒有水路通達任何海洋的高原，從高峯向西延伸，合成了一條較低而依舊相當高的海岸山地，所以從哥羅拉多一直穿到加里福尼亞，一段幾百哩路的距離，在分層設色的地圖上是極深的棕色，人類如何能有胆第一次跨過這些山嶺，我簡直不能想像，我真深深地尊敬所有作過這種嘗試的人們，坐飛機橫過洛磯山，使我看到了平生最美麗的一幅風景，我是從烏達州旅行到哥羅拉多州——那就是差不多向正東飛行

——因爲運氣好，這飛機在黎明時分，剛剛飛在山隘上面，我原是一個不適宜空中旅行的人，而且是經過了一整天的旅行和演講之後，在清晨三點半鐘被人喊醒來趕飛機，頗有些頭昏腦脹，等我睜開眼睛一看，則見在一個突然滿佈着燦爛金光紅光的天空之下，有一整套崎嶇不平的棕色山峯，有些大牙形，有些像教堂尖頂那樣矗立天堂，有的圍在一起像一具龐大風琴上的鍵盤一樣，但全都一絲不掛地和盤托了出來，于是我靈眼氣喘起來，飛機上的女侍者彎下身來問我是否身體有點不舒服，我則問她：『這些就是洛磯山脈嗎？』這是一個很笨的問題，但她却以冷淡的美國客套回答道：『是的，太太，這是大陸的分界線，』我至今還沒有忘掉這一件小小的事情，因爲它給我上了一課很偉大的地理課，洛磯山脈的確是分界線，山的西麓轉回太平洋，山的東麓慢慢地斜入美洲中部的河谷，這一個龐大的壁壘就橫在中間。

第二件重要的地理事實——事實上也許其歷史重要性還超過洛磯山脈的——則是另一條山脈，即阿巴拉其安 (Appalachians) 或阿勒干尼 (Alleghenies) 山脈，延長而爲阿地郎達克斯 (Adirondacks) 山脈，直伸在美國東部，幾乎與東海岸平行，但亦並不完全平行；在山脈南部，山與海間有一塊相當大而水利甚薄的沿海平原，但在較遠的北方，山脈就比較靠近

着海，直到新英格蘭，它們的所謂『腳趾』，則幾乎浸在海水裏了，這一件事實並非沒有它的歷史意義，我們以後就可以看到。這些山脈並沒有洛磯山脈那麼高，僅僅只有六千呎或七千呎，讓我重提一句：雪線是三，五七〇呎，于是就可以知道這阿巴拉其安山脈，尤其在其中的較高山脊，就對於人類運輸形成了一條相當高的障礙。

另外兩件對於阿美利加極重要的地理事實，則與陸地無關而與水有關。

四周由洛磯山脈，阿巴拉其安山脈，墨西哥灣及加拿大邊界所包圍的整個四邊形，乃是一大塊河流盆地，落在這高大四方形內的每一滴雨（除了坦克薩斯州的某幾部分以外），都匯流到密西西比河，這一個龐大河流系統在美國商業社會上的重要性，實在無須誇張，它的中央主川流向正南，它的無數支流則從東西兩面來灌注，有一件事實也許可以證實此項重要性的，即在上世紀中葉，就已有五百艘汽船在密西西比河內上下，「密西西比」的意思是『衆水之父』（轉譯爲『老人河』），它亦真是河川的家長，在與俄亥俄河（OHIO RIVER）匯流以上，密西西比河及其主要支流的兩岸，都很陡峭，岸的後面有所謂『洪水平原』，則只有數哩闊，但在那匯流點以下，洪水平原就大見開展，實際上有時候低到水平線以下，當我在新奧爾良（New Orleans）的時候，我要求他們帶我去看看「堤岸」，因為我在美國描寫南

部的小說裏時時讀到堤岸，並且願以不能夢想它們而感到煩惱。等我一看到堤岸，當然就使我大吃一驚，它是一條長長的長滿綠草的人工泥岸，慢慢地斜到河畔，一條小道鋪在貼平的堤頂，無限地向著天邊延展過去，這條路成了人們的天然散步場，每當星期假日，便擠滿了談心的情侶，兒童和黑人的小孩。在堤岸與廣闊，急流，黃色的河身之間，有一條濕原，稱為「巴士」(Barre)，則墜着或彎是東倒西歪地有些脆弱的陋舍，住着窮苦的黑人，這幾句對於一段密西西比河堤的描寫，也許就可以解釋由洪水在此河上所引起的可怕水災了。巴士的陋屋迅速地脫離它們的不適宜的碇泊，隨波而去，當河水沖破堤岸時，它就滾滾直下附近的洪水平原了。

最後一件重要的偉大地理事實，是聖勞倫斯河 (St. Lawrence)，它和五大湖形成了現在劃定的美國與加拿大兩的天然國界，五湖的大小，可由一位托朗托出版家的太太的談話裏得到一個概念，她常常求她丈夫帶她到海上去，因為她從來沒有見過海，但當地真的到了海上，則又大失所望，她說看起來海和翁大里奧湖 (Lake Ontario) 並無多大分別。聖勞倫斯河在早年交通運輸上的重要性，也該歐洲人是太過分誇耀了，他們應該記得此河的過程常為急湍和瀑布斷斷，這就儘够麻煩，需要以開門或運河來接濟，即使那些瀑布並沒有尼亞加拉

瀑布一樣大，也是如此（「開門」是指把貨物從一段水道由陸上運到另一段水道而言）。聖勞倫斯河與密西西比河上源之間的距離比較短，分水嶺亦只有幾呎高，我們從後面就可以知道這將如何影響到美洲的殖民事業和商業。

尼亞加拉大瀑布位於厄列湖（Lake Erie）及翁大里奧湖之間，無疑地是世界偉大之一，上面的奔流的確驚人，河面極寬，如果一個人站在三姊妹羣島中的一個島上，則奔騰的綠波便會以從岸上看去像一個怒海般的力量和外貌，沖下到他身上，於是這整個的海又突然傾瀉到一片深約一百六十呎的懸岩上，結果水花噴濺成霧，使每一圍行近瀑布的人，渾身透濕，只有冬天是例外，那時水花凍結，密密地圍着水底堆成白色的冰塊，正像一床震動太烈的鴨絨被一樣，因為從懸崖上跳出來的水，達每秒鐘七千噸之多，所以瀑布的水聲，大得可怕，尼亞加拉（Niagara）這個字，就是「萬流聚成的雷」聲之意。設在河道兩岸的水力站，從尼亞加拉瀑布取得了極大的水電力，足以供給兩百多個加拿大城市及美國數千工廠的需要。真的，北美洲的高山與無數河流，就是一個豐富得幾乎令人不信的電力來源，可是至今還只開發了一部分。

由于北美大陸的幅員遼闊，平原廣大，以及暴露龐大中央河谷給南北風而毫無任何保護

雙疊的山勢，所以氣候倒是道地的一大陸性——亦即是溫度趨于極端的氣候，夏季很熱，所以青草只能碧綠一個很短的時期，那裏沒有像我們在英格蘭那樣的蒲團可愛的漫長春天，一年中有大部分時間，那地方看起來是棕色，乾燥而惱人的，冬季嚴寒，氣溫常常降到零度以下，在北方的湖泊乃至河流都結了冰，下雪頻繁，積累甚厚，冬令運動極其流行，美國北部的空氣，乾燥而充滿了電子（天電），在多季若以一個指頭輕叩牆壁，一個人就會微微感到觸電；若從床上把一條絨毯丟過去，它會發火燒起來，爆裂着電流的聲音。

乾燥而多電的氣候，對於住在那裏的人有很大的影響，在美國大部分地方，一個山或則是一個線條分明的禿禿章山，或則你根本看不見它；這裏沒有那種跳盪的萬花和藍色的距離，而這兩種却構成了我們溼潤英格蘭氣候特徵下的風景。在整個美洲的晚上，電燈閃耀着一種驚人清冷的光輝，這種氣候收斂肌肉，塑造了瘦長的典型美國人——美國人而尤其是美國女人，每一個都比他們的英國同胞要高——這是有個人在買長外衣時所發現的，我還相信——雖然只有我個人所得的印象——它亦便有關整帶的細胞組織乾燥了，由是乃產生了歐洲人有時候抱怨太現悲苦的生硬而單調的曲子，但這種酷寒犀銳的空氣亦有其長處，因為它在那裏，甚至英國人亦可以比在

這裏每天多做一點事情，而土生美國人的能力，則更是無限度的。

但一個延伸在這樣遼闊的緯度間之國家，當然在氣候方面有種種不同，正如華爾夫所說過的：『這國家實在太大了，因此你不能說這國家各處的十月都是一樣的。』某次離開烏達州的鹽湖城時，上一天正見嚴寒的風雪，不料當天下午坐飛機到了坦克薩斯州的渥斯港 (Port Worth)，却看見坦克薩斯的女人穿着極薄的綠長衣，只有一兩個帶着一條小獸皮圍巾或薄大衣，不經意地掛在臂上，以防晚上氣候的變冷。所以溫度各處不同，雨量亦各處不同，因此全國各地的土壤和動植物也就不能相同了，從尼瓦達州 (Nevada) 到哥羅拉多州，是一塊幾乎沒有水的大荒原；從蒙他拿州 (Montana) 到阿里桑那州 (Arizona) 及新墨西哥州，也是如此；而在東南部，則有一塊很濕的地方，在賓夕爾伐尼亞州有煤礦，在奧克拉荷馬州有石油礦；在阿拉斯加，加里福尼亞州及墨西哥則產金和銀；美洲亦有紅色，黑色，黃色，棕色及白色的各種土壤。

對於這些土壤，我在後面將更詳細地提到它們的產品是在什麼時候爲人們所發見而利用的，同時我亦無須明言，美洲的動植物與英國是完全不同的。有數百萬美國人從來沒有聽到過雲雀這個名字，亦根本不知道它的往上直飛的特性；在坦克薩斯州的一位教授告訴我，他